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第二辑 抗日战争

平原

YUAN
LE
HUO

烈火

徐光耀
著

3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(第二辑:抗日战争)

平原烈火

徐光耀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原烈火/徐光耀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1.6

(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.抗日战争)

ISBN 7-80171-004-5

I. 平…

II. 徐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6446 号

平 原 烈 火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北京市兴凤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5.75 字数 1637 千字

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500 套

ISBN 7-80171-004-5/I·5

定价:100.00 元(全五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联系: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:84040746

目 录

平原烈火	(1)
小兵张嘎	(167)
微 笑	(246)
双玉潭	(253)
弟 弟	(264)
二龙堂看“戏”	(279)
“心理学家”的失算	(290)
望日莲	(306)
齐又昌	(325)

平原烈火

一九四二年五月，冀中抗日根据地整个地翻了一个个过儿。

冈村宁茨坐上飞机，在天上指挥着五万鬼子兵进行大“扫荡”，残酷的战斗，到处是一片红火。日本鬼子的汽车把遍地黄金的麦子轧烂在地上，骑兵包围了村庄，村庄烧起来，熊熊的火苗儿把黑烟卷上天去。步兵们端着刺刀，到处追着，赶着，把抗日群众从东村追到西村，又从西村追到东村。遍地是“嘎嘎嘎咕咕咕”的枪响，遍地女人哭孩子叫，多少个英雄倒在血泊里了，多少个战士牺牲在枪弹下，多少个地方工作人员，投的投河，跳的跳井，有枪的把子弹打光了，剩下最后一颗打碎了自己的头，多少个青壮年、村干部，被裹着走了，送了煤窑，载出关外，运去日本三岛！

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有的突围了，有的冲散了，有的战至一人一枪为国壮烈殉难了。剩下的净是些便衣游击队，看来是不大顶用了。

也有个别无耻的家伙，怕死鬼，向敌人屈膝了。也有个别意志脆弱、政治上不坚定的人逃跑了，逃到城市去，逃回家里去。

虽然鬼子的死尸躺得遍地皆是，他们的血一点也没有少流，但是他们还是嚷着“胜利”了，嚷着“八路被彻底肃清”了。

冀中——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变了质，它的元气大大地受了损伤。千万条汽车路连起来了，千万里封锁沟挖成了，岗楼儿就像雨后出土的青苗，不几天便钻了天，成了林！鬼子、“皇协”^①遍地

① 当时游击队和老百姓都这样叫伪军。

跑，到处发横，爱杀就杀几刀，爱打就打几枪。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，穿军衣的八路军一个也没有了，妇救会、青抗先，还有哪个胆大敢提一提？各村都成立了“维持会”，都给敌人“挂上钩”^①了。看看吧，满眼净是敌人的势力，白日满天都是膏药旗，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。有几个家伙跑到大街上叉着腰吹起风来：“八路军蛤蟆老鼠也想成什么大气候？！”老百姓都耷拉着脑袋，眉上锁起了两个大疙瘩，上三十的汉子都留起了胡子，剪了发的姑娘又蓄上了辫子。菩萨庙里的香火整天不断，算命先生的生意骤然变得兴隆。——时代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。

是一阵什么风啊，把世界刮成了这个样子？

但是，共产党是杀不完的。只要有它一个火星，它终究会烧起腾天大火来。

—

七月，日本鬼子把“扫荡”重点转到沧石路以南来了。深县、束鹿、宁晋、晋县……各地的大小据点都驻满了鬼子，六分区的根据地被铁桶似地包围起来。

在一个云雾遮天的早晨，宁晋县大队陷进了敌人的大包围。驻地孟各庄四外都发现了敌人，枪声首先从东边响起，随后北边南边都有子弹飞过；西边，远远可以看见一溜人影正扑着枪声迎过来。情势是明明白白：顶住打，就要被消灭，除了突围，再没有别的道可走了。

一中队长周铁汉接受了大队长的命令：趁敌人包围圈还没有

^① 当时根据地的村庄都不支应敌人，哪村开始支应敌人，建立伪政权，就叫给敌人“挂上钩”了。

合紧，坚决冲出去！周铁汉是个二十五岁的结实小伙子，生得膀乍腰圆，红通通的方脸，虽不是太高的个儿，给人一看，却觉得十分魁梧。他把盒子枪登开栓，压够一条子弹，用大拇指扳住机头，朝沿墙站立的战士们一抡，亚赛敲着钢板的声音说道：“同志们！有没有骨头，是不是英雄，就看今个这一天了！是耻辱，是光荣，也就在这一回了！有种的跟我走哇！”半截黑塔似的丁虎子一步站了出来：“周队长，我在头里！”他是个共产党员，一向有“打仗瘾”的。周铁汉用枪向西北一指说：“好，走啦！——二排^①跟着！”

“忽忽忽”一股风响，队伍一支箭似的人了村西道沟。一中队后面是大队部，担任掩护的是二中队，人员足有一百三四。可是，除了“忽忽忽”的声音及离得还很远的枪声以外，再听不见一点响动。经受过几十次战斗的周铁汉，一听这声音，就觉得今天的斗争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，想偷个空子玩个花招钻出去，是万万没有可能的。

几天来的情况太紧张了，太急迫了。宁晋城不算以前增加的，只昨天一早，就由赵县开来二十八辆汽车，车上没有一个不是鬼子兵。牙口寨的鬼子也增到六七百。在束鹿、晋县地里，情况更发严重，新据点一天安了五六个，大队的汽车和骑兵来来往往，十分频繁。周铁汉早已感到：恶战总有一天要逼来头上的。现在，依照眼前情况看，这一天是到来了。

正是为此，周铁汉此刻的心里没有慌，事情逼得他反而下了一个狠心，他想：在这个时候，怕死就准死，把脑袋放在一边去拚，合大家的劲一块拚！拚得越顽强越勇敢，就越没有危险！想到这，他不由得把队伍前后看了两眼：二班在最前面，丁虎子持大鼻子捷克式领头，后面一个一个紧紧跟随，大部分是二年左右的老战士，全是经过多次战斗的生龙活虎。在身后的一三班和二排，也个顶个

① 一个中队只有两个排。

的结实雄壮，浑身劲气，情况虽然紧急，却看不透有一个发馊。周铁汉看到这里，信心更强了，精神更高了。有这样一群钢铁打造的战士，将近一半的共产党员，有什么冲不破的，有什么可怕的。

大队长的计划，是甩掉后面——东面和南北两面的敌人，顺道沟悄悄地插往西北，争取在西边敌人还没有发觉我们的队伍以前，从敌人空子里钻出去。但是，一来敌人太多了，二来有五十米道沟没有完全挖通，西面敌人看见了在这段路上飞跑的人，立时扇子面一样散开来，左面的一股，就一直抢先向道沟截下来，企图迎头挡住去路。

周铁汉看得清楚，想要跑在敌人前头，不叫敌人截住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便一面命令一排说，“坚决冲！敌人挡就打它，一定要过去！”一面闪在道旁，等大队长赶上来。

大队长钱万里的矮个儿，一步一步稳稳地跑上来了。手里拿着一块粗布手巾，不时擦着光头上的汗珠，盒子枪仍旧插在套子里，还如平时那样四平八稳，好像不是在打仗一样。通讯员金山怀里抱着“马四环”^①紧跟着他。

“大队长，敌人眼看把道沟卡住了，把整个队伍拿上去冲吧！”周铁汉好像掐着一抱东西，双手向敌人方向作了个猛抛的姿势，这样问着大队长。

“你的队伍呢？前头怎样了？”钱万里叉开腿，稳稳站住说。

“一排全上去了，我让他们坚决打过去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周铁汉以为得到了批准，一翻身，拔步要跑。钱万里又叫住了他：

“等等。”钱万里把手巾遮在眼上，向敌人方向仔细的观望着，好半晌，把周铁汉几乎等得不耐烦了，才放下手来，轻微地摇了摇

^① 七九步枪的一种，类捷克式，马步两用，有四个穿背带的环，故名。

头说：“不行，我们冲不过去……”周铁汉立即接过去说：“冲不过去也得冲呀！总不能停在这叫人家来消灭！”钱万里深洞似的双眼转了个圈，用一个指头点着周铁汉的前胸说：“要这个样子：你的一排继续顺道沟插下去，在那柳子行前面打个冲锋，占领那两块坟地，争取把敌人主力吸引到交通沟上。然后，大队直向西南，从敌人的空子里钻出去。”钱万里把话顿住，察看着周铁汉的颜色，见周铁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就接下去说：“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任务，敌人知道上了当以后，一定要想法先消灭你们，周队长，你的任务就是：先去粘住敌人，掩护大队主力突围；然后不要叫敌人粘住，把队伍带下来。”

周铁汉知道这副担子是有千斤重的。可是，任务来了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有一千斤就担一千斤，有一万斤就担一万斤，没有二话可说的。周铁汉简单地应声“是！”转身跑到前面去了。

这时，西面敌人已开了枪，子弹迎头擦过。北东南三面的敌人，随即椅子圈似地兜抄上来。二中队后尾的枪声，一阵紧似一阵，炒料豆一样，一会儿就响乱了。

从前面传来一片震耳的杀声。钱万里看见；周铁汉跃出道沟，抓紧盒子的手摆着旗子一样，连连向前挥着。战士们从他面前冲上去，把柳子行附近的两块坟地占领了。这一来，西面敌人的七成兵力被吸引在道沟上，他们拚命地要卡死这道口子。而在西南，却有一个空子给闪开了。钱大队长见时机已到，双手一摆，带领其余三个排，跃出道沟，一阵疾速的飞奔，从西南的口子里突过去了。

二

果然，用冲锋粘住敌人的一排，在撤退的时候，又被敌人粘住了。柳子行里的鬼子见大队主力大部钻了出去，膏药旗冲天晃了

几晃，五六十个鬼子哇的一声冲上来，把一排由两个坟地压在一个坟地，机枪、炮弹，急风暴雨般直射过来。一排凭了三十支步枪，不要说招架，抬起头来的空儿也没有了。一班是被压下来一次的，半个班遭了伤亡。眼下的危险，用战士们最不祥的话说，就是：“撤不下去了！”

鬼子的第二个冲锋随时可以压下来。周铁汉在地上伏着，两道扫帚眉拧成个“一”字，闪着火眼盘算：现在撤是不行的，一定叫敌人把队伍追散；要撤，必须把第二次冲锋打退，煞煞敌人的气焰。于是，他告诉大家：把手榴弹全部放在手边，拧开盖，勾好线，听命令就摔。他自己，把所有三个手榴弹都放在身下，三根弦一齐叼在嘴里。说时，前面柳条子乱晃，成群的黄呢子野兽又纵身起来，一排亮闪闪的刺刀反着光，鬼子的第二个冲锋又压下来了。看看只离着三四十米，周铁汉就地一滚，一纵跳起来，用嘴把线一拽，右臂一抡，冒着白烟的手榴弹流星似的飞出去；“手榴弹，摔呀！”随着周铁汉的声音，“黑乌鸦”成群飞出，火星飞爆，浓烟腾空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天也遮暗了。上来的鬼子，前头的七八个先先后后仰身栽下去，后面的调屁股窜回了柳子行。趁这时，一排的战士们兜起旋风，一溜烟向南跑下去。

刚跑出七八十米，鬼子的机枪兜屁股狠命盖来。一排眼前是一片开阔地，大地上只有旱得卷了叶儿的青苗，不足一尺高低，没有半点儿隐身的地方。二班长张子勤被连响的机枪打断了腿，横栽在地上。一个战士上去搀他，刚一弯腰，也翻身仰倒了。丁虎子赶上去摘了那战士的枪，挎在脖子上，伸手就拉张子勤，要往肩膀上搁。张子勤把他的手一挡，错了错牙，镇定的说：“我不顶事了，你还是快照顾非党同志去吧！”丁虎子道：“这可不能，谁也丢不得！”张子勤扭个身，紧掐住鲜血浸透的大腿，咬住牙关说：“赶快走你的！我无论如何是脱不过今天了，照顾我只会白白连累你们。”丁虎子说：“我死不了，就不能把你丢给敌人！”说罢，从身后架起张

子勤的双臂，打算托起来抱着走。张子勤回头一看，见鬼子们的小钢盔一颠一颠已追上来，再几步就赶到了。他把心一横，上身猛力一摇，挣开丁虎子双手，用命令的口气叫道：“丁虎子！放了！”丁虎子突然吓了一跳。张子勤随手掏出一颗手榴弹，用嘴把盖咬下去，弦迅速套在手指上，把身旁的枪一指道：“革命的武器，快拿去！再要动我，要看看手榴弹！”丁虎子噙着泪把那支三八式挟起来，一边跑一边回头看。张子勤平静如水，半动不动的坐在那里，只把手榴弹藏进衣服里去了。

远远瞧见，一个鬼子上去了，刺刀逼住张子勤的心口，张子勤没有动。第二个，第三个又上去了，他们想架他走，可是，就在扶住他的胳膊的时候，从他怀里猛升起一团黑烟，一顶钢盔滴滴滴飞上了半空。烟落下去的时候，那一团四个人都躺着。

周铁汉和丁虎子相对看了一眼。奇怪得很，周铁汉铁青的脸上，不知为什么笑了一下，他说：“虎子，看见了吧？要死，就这样去死。”

三

明明是大队抓住了一个村庄——北圈里，突然“轰轰隆隆”，烧了鞭炮市一样，一阵枪声响成一团。又见许多战士混乱地奔出村来，慌张地往回跑着。

“中了埋伏吗？”周铁汉腿下加快脚步，急急朝领头跑下来的那人迎上去，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。他越迎住那人跑，就越生起气来。那家伙左手拖着枪苗子在地上拉，右手只管一掀一掀摘掉身上的东西；米袋子、背包早扔光了，正往下摘手榴弹。

“你是哪的？混蛋！站住！”

那家伙被陡然一吓，昏昏地站住了，白蜡色的脸上，一对灰溜

溜的眼睛，只管盯住周铁汉看，两腿索索地狠命筛着糠。许久，才嚷嚷地说：“二中队的。”

“往哪跑？”

那家伙指了一下村里说：“村里净鬼子。”

“鬼子，为什么不打过去？”

“……”那家伙张着嘴，喘着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转回去！——临阵脱逃，崩了你！”周铁汉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少有的严峻，这严峻给他的话加重了分量，似乎每一个字都几千斤重，令人不可抗拒。

那家伙无可奈何地转回身去。周铁汉问清他叫尹增禄，又问清大队在什么地方，就直跟住他的脊梁，让他带道进村。

和尹增禄一块的十几个战士，见这情形，早已停了脚，闪在路旁，没有主张地眨着两眼看。周铁汉把头向前一甩，一齐让他们跟了走：“往后跑也是敌人，宁死在阵前，不死在阵后，小伙子们上前冲！”十几个人中马上有一个小伙子站出来，把拳头一举说：“二中队的成一列走好，胆大的往前头靠！人都是肉长的，人家全不怕，为什么咱怕？”周铁汉心里不由得叫声：“好！”肚里的气马上消了一半。他认得这个小伙子是二中队的五班副，新近才入党的，名字叫赵福来。便柔声对他说：“福来，这十几个人由你负责，跟在我们后边，千万不要再跑丢了。”赵福来停住脚，咋的打个“立正”，满精神地答道：“是！”

尹增禄带头往前走，每走几步就反回头来偷眼看看，见周铁汉气汹汹两只虎眼瞪着他，脚下忙紧跑几步，不一会，却不知不觉又慢下来；再偷看看，又紧跑几步。周铁汉就一直瞪着他，走近了北圈里。

村里的枪声已经转到西南上去了。屁股后面的敌人也被甩了二里远。鬼子是不着急的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宁晋大队已是进了牢

笼的小鸟，扑棱^①不出去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尹增禄又把一件罪恶铸成了。大队原是在十字街附近跟敌人碰了头，把敌人打退，就向西南突去了。尹增禄害怕再走大街，他企图绕过那个战场，就迷迷瞪瞪把队伍引进了一条死胡同。当发觉房上鬼子正架着“歪把子”^②等在那里的時候，一、三班已经卡在里头。敌人的机枪夹带着轰隆爆炸的手榴弹，蒙头盖顶直浇下来。许多战士还没有弄清楚子弹从哪里来的，便倒在血泊里了。五尺宽的过道，登时染满鲜血。周铁汉和几个战士连蹿带蹦，闪在一个小门楼底下，急想找到个还手的机会。

意外的挫折在战士中引起了混乱，几个人首先把愤怒的眼光射到尹增禄脸上来。尹增禄吓得贴在墙上浑身发抖，他切实感到了自己的罪恶。当时，周铁汉忽然高声叫道：“同志们！先对付敌人要紧哪，掏手榴弹，冲啊！”

“冲啊！”有两个战士上了刺刀，跨出门去。这时，尹增禄也举着枪跟在大家后面，一面左顾右盼的张望着，一面胡乱地拉着栓；这时，他又想杀个敌人赎赎罪，却又怕真地碰上敌人。他的脚刚刚踏出门槛，一个战士翻身栽回来，冒着鲜血的头，恰跌在他的腿上。尹增禄像挨了一箭，两手一乍，又缩回门里，他的脚尚未站稳，轰！一个手榴弹响在墙角，尹增禄撒手扔掉手中的枪，扑身倒下去了。

周铁汉当作尹增禄牺牲了，可是，门楼底下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：

“不要打啦，我，我投降！……”

一个苍白的面孔，绝望地看着天上，双手作揖似地向上伸去，狗一样跪卧在门外的墙角下。周铁汉立觉浑身一乍，像有一支箭射进了他的心，全身都要崩裂了：

① 抖翅要飞的动作。

② 日本造的一种轻机枪。

“好他妈的！”

周铁汉一步跨出去，抓住尹增禄的脖领，死猫一样拖进门来，通的摔在地上：“我叫你投降！……”周铁汉嘴唇哆嗦着，气梗在嗓子上，肺也快憋炸了。他右手一甩，盒子枪响了一声，尹增禄猛地向前一栽，仿佛一个斤斗没折成，脑袋戳往地上去了。周铁汉捧起一把土，狠狠地搓着手上的血污。

两个战士的手榴弹飞上房去，“轰轰”两声，“歪把子”被炸翻了，两顶钢盔滚下地来。

刚忘了尹增禄的周铁汉，喊声：“打！”一摸手榴弹没有了，一转眼，见尹增禄身上还插着；伸手去解时，尹增禄两只白眼珠无神的张着，裂开个瓢儿似的嘴，作着一副下贱求饶的死像，横躺在当道。周铁汉火又涌上来，扯下手榴弹，只一脚，把那死尸踢滚到墙根里去，好像踢除了一条碍脚的死长虫。

这个地方是待不下去了，只要敌人再稍费点劲，马上就可以把这五个人碾成肉酱。但是，从胡同里冲出去，想也不要想，那是连蚊子也难飞过的。周铁汉一面指挥着打手榴弹，压制房上的敌人，一面溜着墙根向西搜寻。忽然，一条生路被发现了：西矮墙的“根脚”已朽得满是窟窿，只剩了薄薄的一层。他招来战士们，用膀子顶住，齐力一扛，忽隆一声，墙倒塌了，五个人飞步纵出村外。

在村西的树丛里，与一排长孙二冬碰了头。他带着二班和赵福来几个刚从村后抢了来，人员也只剩七八个了。

在西南的漫洼里，远远看得见，整个大队仍然在边打边突着围。

四

七月的太阳火似地烧着。钱大队长带着七零八落的队伍，已

经一口气跑了十几里。人们大汗淋漓，从头上直灌进鞋底，出气入气，嗓子里火辣辣在冒烟一样，嘴只管张着，舌头却像搅在粘胶里面，唾沫早已吐不出来。敌人呢，不光后面的在紧紧尾追，西北段村，东面侯庄，都发现了敌情，正前方四五里，秃苍苍一片黄白色的土房子上面，牙口寨据点的大岗楼，兀然耸立，挡在眼前。

很显然，更大的危险正一步步逼近了。钱万里是喜欢从从容容思考问题的，今天，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脑子不够使了，四面八方密密层层敌人，使他一时抓不住空子。他忽然想：从侯庄插上来的一溜人影，也许是警备旅^①吧？嗨！他们就地把敌人顶一下，哪怕二十分钟，实在太好了。那么，我们可以不紧不慢从正南突出去，一个伤亡也没有，把敌人甩得远远的。——他现在是多么希望友军来支援一下啊！可是，钱万里猛然觉得，这想法必须赶快打住，越快越好，因为这是幻想。那溜人影分明是敌人，他们正在截上来，要把我们消灭，这时的幻想，会把整个部队葬送了。

战士们一边四面扭头，看着越逼越近的敌人，一边频频把两只眼向大队长望着。钱万里明白，这些眼里正藏着两点意思，一点说：“不怕，看大队长还这样沉住气呢，咱们怕什么？”另一点却说：“四面敌人都上来了，大队长，你也该快想个办法啊！”钱万里的心，又向下沉了一层。

远远看见，在四五里外，由西北而东南并竖着一排电线杆子，恰像隔开世界的高大篱笆。人人都晓得：电线杆子脚下是一道深宽各一丈多的大沟，沟那面是牙口寨通到罗口的汽车路，每隔二三里修着一个岗楼。这条沟，过去曾是敌占区和根据地的分界线，也是敌人向前“蚕食”的边缘。——战士们望着它，心上又压了一块石头。因为，这在“扫荡”以前，就在黑夜也是最难通过的。大队长望着它，却忽然起了另外一个念头；这念头从他心里刮过一阵小

① 冀中八路军主力之一，旅部兼第六军分区司令部。

风，立觉轻快得多了。他想：敌人今日的“扫荡”，主要是对付根据地，只要突过这道沟，八成便突出了包围圈。至于牙口寨会不会有敌人来截击呢？可能性很小，敌人在今天不会把大兵留在家里不动的。——钱万里相信了这个判断，便下了一道坚决的命令：

“冲过沟去！”

可是，左翼的二中队忽然大乱，纷纷朝西北跑起来，队形跑乱了，人们盲冲盲撞着；杂在混乱的人群中，有一个穿白褂蓝裤的人，被大队长一眼看到了，脸色登时沉下来。什么东西惹起来的恐慌？原来在侯庄方向正飞奔着赶来一百多鬼子骑兵，大洋马一纵一纵的趟起漫天尘土，鞍上的铜镫也一亮一亮闪着光，成三路纵队，虎里虎势扑过来。钱万里向那里只瞥了一眼，十分冷静的指一指身旁几个战士说：“去，把人给我拦回来。就说大队长的命令，谁再跑，枪毙他！”然后叫过金山，指着那个白褂蓝裤的人说：“你去告诉他，说我请他来一下。”

那人正是二中队队长刘一萍，喘着气跑到大队长面前来了。钱万里细一看他，心里不由得打个冷战；白褂子上不知什么时候滚满了土，当腰的衣袋也撕掉了一半，向上翻着，平常结在头上的白羊肚手巾胡乱掖在腰带上。尤其使钱万里吃惊的是：那张素来白嫩的脸，不知为什么只在一天之内瘦下去那么多，红色也几乎退完了，倒透着一层暗灰；便安详柔和的问道：“你们怎么回事啦？”

刘一萍站在那里，起初奇怪大队长的声音为什么这样不慌不忙，倒像平时听汇报那样，虽也是通身大汗，胸前扣子一个也没解开，浑身上下，还是那样整整齐齐。他低头看一下自己，脸忽的红上来，忸怩地说：“他们看见骑兵来了，没有经验，乱跑起来，我正拦他们，还未拦住。”大队长知道他最后一句是说谎，但见他红了脸，也就不想再说别的，只是语气里仍不免带些锋芒说：“现在人已经替你拦回来了，赶快去整顿一下，坚决带着过沟；骑兵怕什么？离近了用排子枪揍他马前胸！不要乱跑嘛，越乱跑就越糟。”刘一萍

红着脸转身跑去整顿队伍了。钱万里望着他的后影，加一句说：“先把自己身上的土打一打。”

周铁汉带着十几个人正赶上来，见大队长在这里，指着前面一座砖窑道：“就把队伍带到那里干了吧，跑也是死，还不如拚死痛快！”

钱万里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，对他说：“你来了好，赶快带你的二排，坚决冲过沟去！”

五

战士们在火热的太阳下跟骑兵赛跑。

骑兵分成两股，一左一右在大队的两边镶着，向前抄下去。当他们快接近大窑的时候，战士们一个冲锋抢上了窑顶，两个排子枪过去，把马撂倒了三四匹。骑兵们拨转头向更前方抄下去了。

通——咣！一连三发炮弹在人群前后炸响了。接连又来了三发，有两颗在空中开了花，随着“咣”的一炸，好像急雨的袭来，“唰”的一声，炮弹皮子从天上盖下来，恰似湖面上落下冰雹，地上每隔一米左右便有一个土泡溅起来。敌人好像看透了钱万里的心思，追击加紧了，一声不断一声地冷枪，也从背后“噗噗”追来。有几个战士又躺倒了，另有三四个被架着走。

战士的脚下都加快了，一来要超过前面的骑兵，二来要摆脱敌人的炮弹。但是，炮弹仍然三发三发地飞来，人们总有倒下去的。

丁虎子持着一支枪，背上还挎着三支，跑两步，走两步，张着嘴哈哈地喘，满脸涨得血红，青筋暴起一道一道的堤岗，汗好像泉水一样眼看着往外冒。周铁汉上去接了他的一支枪，嘱咐他不要掉队。

十七岁的小战士张小三，越来越跑不动了，鞋子太大，里头陷